

<<在自己心中迷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自己心中迷失>>

13位ISBN编号：9787564905552

10位ISBN编号：7564905557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田中禾

页数：517

字数：45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在自己心中迷失>>

内容概要

当代著名作家田中禾先生的散文随笔《在自己心中迷失》共编为五卷：卷一是思想文化随笔；卷二是艺术随笔；以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目光谈艺术；卷三是散文；卷四是文学谈；卷五是创作谈。

关于散文随笔写作，田中禾先生在后记中是这样说的：“其实散文随笔写起来并不容易，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糅合，悟性与学养的融通，尤能暴露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字功底，能窥到一个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内心世界

……好文章一定是积多年学养，偶有所得；经深广世故，一语破的；待人处事虽然应该随后，做学问写文章却一定要谦恭。

”

《在自己心中迷失》是田中禾这位作家10多年来对人生与亲情的感悟，是一个思想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

收录的散文感情充沛，文笔优雅，锋芒犀利，既是研究作家人生与思想的宝贵资料，也是丰富学养、陶冶情操的优秀读物。

<<在自己心中迷失>>

作者简介

田中禾，男，1962年出生，四川乐至人。

教授，经济学硕士。

现任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会计学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财务管理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

。

<<在自己心中迷失>>

书籍目录

卷一 眷念皇帝

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

关于诚和信

关于心理健康

眷念皇帝

高雅而潇洒的遁逃

钟摆·树叶·人性的磁极

关于女人(四题)

关于自己(二题)

梦中的橄榄树(二题)

卷二 画说东西

小圈子与大众——关于艺术的未来

画说东西(六题)

说东道西——与季羨林先生商榷

从布莱希特看东西方文化对流

欧洲的王宝钏

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看当代戏剧

读音乐(二题)

画说文学(六题)

在绅士的客厅里聊天——我与《世界文学》

从《沙恭达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

评张艺谋两部作品

影视与文学的杂想

罪恶、苦难和力量

《武则天》随想(二题)

樊粹庭的启示

桑派艺术与祥符调

关于振兴豫剧——从田敏说豫剧

圈外说戏

“小垫窝”的艺术与人

传播豫剧经典的人(外一章)

珍惜中原文化的宝贵遗产

让经典融入现代

丰子恺的奇闻和大江健三郎的趣事

向往纯粹

卷三 浪漫之旅

享受人生(三题)

融入尘世

人和树叶(外一章)

春天短章(三题)

博尔塔拉(三题)

康涅狄格寓言——造访马克·吐温故居

太行二题

走过阿坝(二题)

阿坝的牵挂(三题)

<<在自己心中迷失>>

看中岳说中原
深闺识秀
故园一棵树
我心中的泗洲塔
梦中的妈妈
母亲三章
永远魅人的“山那边”
独自远行
长大以后
故乡的年
童谣中的年
年集
中国年和中国神
走亲戚
玩故事
十五的柏枝桥
乡情永远——序《唐河人》
吃喝三题
我的业和余
修道院纪事——我的书斋
如果你没有迷失——给某个中学生
为青春作序——序郑州七中同学作品集
花儿与少年以及春天
浪漫是人生的翅膀——读《长流诗钞》
一个孩子对一个老人的记忆
我的大学
青春之梦
浪漫之旅
1978：历史的瞬间
二十一世纪我在怎样生活
卷四 心的客栈
在自己心中迷失
文学，心的客栈(外一章)
文学对话录——答某杂志访谈
个人、故事和小说(三题)
文学的乡土性、现代性与世界性
任怪圈继续旋转——现实主义的当下命运
乡村——原生态的文化标本
在历史与人性的切点上观照乡土——入学的乡土观
独轮车的背影——两评苏金伞
窗外风景——序五位海外女作家散文集
心灵的弧线——张炜印象
墨白的近影与远景
莠笋搭成的白塔——读李洱的《缝隙》
颖河的精灵——漫说孙方友
好日子 坏日子——读戴来的《将日子折腾到底》
纯粹的过程——读杨稼生的散文

<<在自己心中迷失>>

拨动人性的琴弦——读琼子的诗

在某大学讲课答大学生问

小小说的文学性——答《百花园》杂志任晓燕访谈

与中学生谈写作(七章)

并非只是批判——谈巴尔扎克对理想形象的塑造

卷五 创作札记

我写《五月》

超级玛莉的历险——《匪首》创作札记

就《落叶溪》笔记小说答朋友问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人学——小说集《轰炸》自序

斗争与妥协的过程——《田中禾小说自选集》自序

《父亲和她们》创作手记二则

与墨白对话：小说的精神世界

与何向阳对话：文学与人的素质

当我们老了，当我们谈论爱情——陆静访谈

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李勇访谈

后记

<<在自己心中迷失>>

章节摘录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过罢腊月二十三小年，鼠年春节还差七天，我们大清皇上宣布退位了。沐浴了两千多年皇恩的华夏子民一下子失去了主子。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淡忘了那份伤痛，可那的确是中华民族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事变，全世界瞩目，全中国动容。

民国政府专拣我们大清朝的痛处下手，他们让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废三班衙役、禁鸦片。

男人没了辫子还有什么身份？

女人没了小脚，她怎么出嫁？

没人为县太爷拉板喝道，也就等于没了王法；不摆烟枪，官宦名士哪还有风流儒雅？

幸亏他们容忍了老佛爷最喜欢的京戏。

大约他们知道奴才们一下子难以割舍主子的恩情，在京戏里重温旧梦，对民国无伤大雅。

当你摇着头和着台上的板弦为迷人的角儿叫好的时候，享受的是慈禧太后皇宫里的快乐，当然也就不会去怀想八国联军或是秋瑾的鲜血。

正如现在唱唱《红灯记》、《沙家浜》，人们并不会再想起张志新、遇罗克、老舍等等。

娱乐是消解记忆、化解恩怨的良药，相声、小品比药和酒更好。

一笑解百愁，一笑解百思，再沉重的话题也经不住一笑。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笑了之的洒脱。

张勋复辟虽然已成历史笑柄，可难道从中不能窥出一点世道人心？

袁世凯称帝，是他的中、外智囊团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安邦大计。

“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

”（袁氏美国顾问古德诺语）也许贺长雄（袁氏的日本顾问）和古德诺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民智卑下”的中国，当时竟没选择洪宪皇帝，而弄出了一个北洋政府？

是因为袁世凯没有皇家血统，不是真龙天子，难以服众？

还是那时的中国人都想当皇帝，与其老袁当，何如自己当，结果变成了军阀混战，各霸一方？

其实这位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先生对袁世凯所说的话不无道理。

他认为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

他没说“民智卑下之国”配不配享有民主，它的国民配不配享受西方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了的人文精神和民主启蒙。

从大英殖民地独立，美国人没有自己的皇帝可怀念，他们就认为民主这张大花牌在合众国的国民那儿挺好看，别的民族只能奢望它。

古德诺博士带着美国人这副眼镜，说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就在所难免，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事。

在二十世纪之末的一九九九年，一个大陆移民作家哈金以英文写的书（《等待》），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奖。

这本书的封面是一条纵贯全页的长辫子，《芝加哥论坛报》宣传此书的文章用四分之一版面画了一对小脚作插图（见刘意青先生的文章《拿诚实作交易》），接着，二月河先生因《雍正皇帝》被美国某个图书博览会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

对这两本书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倒是美国人用辫子、小脚和皇帝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物象，使我们看清了中国在西洋镜中的形象。

——为了表达他们对大清朝尊贵的辫子的特殊兴趣，他们还特意把pig（猪）和tail（尾巴）连接起来造了pigtail（辫子）这个词汇。

被大清中国人看做生命般珍贵的辫子，在英语里就是猪尾巴。

而前不久笔者在法国看到，巴黎的一个中餐馆为了表明它的正宗，楼厅迎宾处高挂着康熙皇帝的画像，好像中国人至今仍是大清的遗民。

这不能怪他们。

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的传媒和一些站在主平台上发言的大腕们在弘扬帝力上的精彩表现，不是有力地印证着西方人的目光吗？

<<在自己心中迷失>>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人类兴高采烈欢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失去老佛爷的遗憾仿佛仍在我们心中回荡。

民国共和以来，人们大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谈清说皇为耻，使我们眷念大清、怀念皇上的情思在孙中山这帮革命党的尘封下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我大清威仪才得再现辉煌，电视上满屏的清朝戏算满足了我们对皇恩、皇权的追慕之情，皇帝重现天威，宰相、道台、府县的老爷们也都出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地表演了一番。

能原汁原味地对着老佛爷行三跪九叩大礼，嘴里重新喊几声“喳”“奴才……”的确是十分过瘾的事啊。

看起来，“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历经将近一百年之后，还是不如贤臣、明主更适合中国国情。

国家大事让天下人都操心，当然不如皇上一人操心好。

不但省事，也免得乱套。

他老人家替我们操心，替我们决断，我们就用不着思想，用不着胡说八道。

十八口人乱当家，天下就会大乱。

皇上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夙兴夜寐，殚心苦虑，孙中山们为什么非得让他下台？

没了皇上，世道混乱，人心浇漓，腐败滋漫，贪官横行，谁来为我们做主？

最意味的是，康熙和孙中山的电视剧同时播放，报纸上特意登了一个据说很权威的收视率调查，皇上比孙中山多出了三十多个百分点。

可见皇上比孙中山更受爱戴。

那幕大戏的主题歌不是遗憾康熙大帝为什么不再活他五百年？

尽管现在我们知道“万岁！

万万岁”只不过是拍皇帝的屁话，可他是千古一帝，百姓的依靠，难道上天不该假以年华，给他五百年寿龄？

康熙如果再活五百年，明主有道，贤臣尽忠，黔首听命，四海臣服，河清海晏，天下还会这么乱吗？

人心还会这么不古吗？

贪赃枉法、买官卖官、雇凶杀人、走私贩私这等丑事还会出现吗？

车匪路霸、卖淫嫖娼、制假贩假、豆腐工程还会有吗？

然而最使人无奈的是，现在的女孩穿皮鞋都嫌袜子碍事，小脚肯定不会再有人愿意裹；想有一副三寸金莲可不是件容易事，那要从五岁开始缠脚，不但白天用力勒，夜里还不能松动，无怪乎民国放脚运动中，有的女人为抗议放脚而上吊自杀，那是毁了她一生的成就呀。

而那被洋人鄙称为猪尾巴而又特别逗引他们好奇心的长辫子，男孩们怕也不会有人去留了，除非它真如《神鞭》里那样能练出武功来。

如今的时装表演，连蜜蜜都露出来了，“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敦厚国风怕也只能成为过去。

推动享乐文化，本是为了消解沉重的思想，却使一个民族在快乐中全都成为白痴；结果打开潘多拉宝盒，我中华几千年帝王文化、传统道德受到严重威胁，对皇上浓浓的思念并不能使中国人愿意回到从前。

吃、喝、玩、乐，今天好快活，虽然精英们的杞忧被小品文化轻松消解，可卫道者的训诂也被快活的人们一笑了之，寓教的歌舞只不过是实现商业价值、个人目的的手段，没人把它当真。

我们只有羡慕澳大利亚了。

他们前年对要不要留在英联邦进行全民公决，大多数人害怕像美国那样的民主成本太高，为了省心、省事，还是选择了要女王不要共和。

其实，英国及不少的欧洲国家仍然保留着皇位，日本也还保留着天皇，可他们的皇帝不合中国人的口味。

康有为早给清朝皇上出过主意，叫他学日本，搞君主立宪，为此还闹了一场壮烈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的主意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书、古训里哪个字都没有“权”字要命。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皇帝和百姓都认同天无二日，权不二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经地义。

<<在自己心中迷失>>

皇上怎能把自己的权交给自己的臣子，不理朝政？

那不成了昏君？

中国人做皇帝、做官，都特别投入，特别管事，特别讲究“在其位，谋其政”，“守土有责”，如果有人像英王、日皇那样世代坐享清福什么事也不管，我们中国百姓答应吗？

百姓需要圣主、明君、好皇帝，不需要象征意义、不管事的皇帝。

交了权，百姓不再认你，你的身家性命就成了问题，还能享清福吗？

对中国人来说，权，就是你死我活。

这只要看看中国戏和外国戏结局的不同就能明白。

在外国戏里，受尽磨难的主人公最后不是突然继承了一份丰厚的遗产、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亲人，就是自己一下子发了大财，能够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而中国戏里好人好报必须是出现了一个八府巡按是他失散的亲人，或是自己中了头名状元，帽插金花，这才能沉冤昭雪，平步青云。

外国人崇拜金钱，中国人崇拜权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再出现为升官、保官雇凶杀人的事，这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懂得“权”不但是金钱，是荣华富贵，还是妻儿子孙的依靠，是家族的命运。

我们对“不管事的皇帝是好皇帝，不专断的官是好官”很难理解，更不要说去接受了。

在巴黎中餐馆瞻仰我大清皇上的御照的时候，我更想去看看巴黎公社墙。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从一八七一年这歌声在巴黎街头响起，到今天已经一百三十一年，“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句话，我们相信吗？

……

<<在自己心中迷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